

淵

穎

集

一



淵 穎 集

(一)

吳 棊 撰

淵穎集序

淵穎先生。生有元之季年。不躋中壽。身未試一官。贊志以歿。後之論者。罔弗痛悼。以謂造物忌才。自古然也。顧先生以天挺異稟。博極羣書。生平著述。閎深富贍。在元人中。屹然實爲大宗。惜全集世不多覩。無從購求。茲獲先生詩集十二卷。亟爲彙行。以廣其傳。竊嘗論先生之詩。地負海涵。縱橫排奐。充足方駕。揭虞並軌。范楊而漁。洋山人論詩絕句。則僅稱其歌行。意謂堪與鐵崖追配。實則先生之詩之妙。固不盡乎此也。惟恃其逸足。往往以馳騁自豪。或未免士衡才多之患。要其鴻裁卓識。凌跨一代。後有作者。莫之能先矣。先生姓吳。字立夫。集以淵穎名者。蓋從門人之私諡云。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紫藤僊館。

原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旣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驚高遠者。涉恍惚而談元虛。尙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分葩。升槃而回縈。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潛。以文辭冠于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旣已播厥中外。旣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

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胃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冀諸篋衍。而擇善學者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王序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不同。苟有一焉。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爲人矣。自世之言者。陋文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敝云爾。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修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修也。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修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修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所被。而吾功之所樹者。亦斬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非細故矣。由是以降。苟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莊、釋氏之淫辭邪說。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心世教。豈盡無所裨益哉。翰嘗讀賈誼、董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能盡用。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又嘆時人少有知者。以爲豪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而深爲有國者惜之。今南北混一以來。朝廷太平之治。垂及百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寢不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歷之間。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其擬諭日本書。蓋其十八時所作也。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其論守令鹽筴楮幣事。逮今十有餘

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多如其說。先生析辭指事。援筆頃刻數百言。馳騁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官。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爲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先生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素又羸弱多疾。未中歲而早卒。今之著於篇者。殆猶未盡其蘊也。初。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父。先生師法。爲學者所宗。知名之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其才。而以斯文望焉。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觀之。族父知而叩之。靡不成誦。博聞強記。與之游者。皆自以爲不及。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至燕。東浮於海。好爲瓌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意頗陋之。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爲何如哉。惜其學不見於用。而世之知者鮮也。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迺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爲之序。烏乎。翰昔受教於先生。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期以立乎天地之間。無愧於爲人焉耳。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故論而序之。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先生諱萊。字立夫。至正十有二年秋八月二十六日。門人胡翰謹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德以爲之根幹。文章技藝。以爲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間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矢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

馬而不能。用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岐路。雖抗其心神。羸其筋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搏土爲尊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爲弓而漆之。與彤垠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檠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敍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嘆輿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漾漾。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瀾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爲之序。具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其巔絕峻拔之形。瑰詭雄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蜒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衷先生吳君

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歷。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汨汨。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嶽也。如千兵萬馬。啣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恆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於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遊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於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間者。是果孰爲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弟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序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僊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所在也。尙何患其不傳哉。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謹序。

文章不朽。自古爲難。其地各殊。其文亦別。有廊廟之文。有山林之文。廊廟之文多頌言。山林之文多逸體。二者工拙互有不同。要如秦越之分途矣。若夫身在山林。心存廊廟者。耳之所感。目之所遇。苟關於治亂興亡出處進退之大。必於文乎發之。雖一技一物。可規可諷者。亦必借以盡洩其胸中之蘊。而一歸於粹正。若是者。則爲持世之文。文至足以持世。乃可垂不朽而無難。顧論者或曰。其人其文。大抵皆不得志於

時者之爲耳。憤而傷激。何如婉而多風。予竊以爲不然。蓋其人具卓犖之姿。亦旣生不逢時。自不屑婢媵雷同。與世俯仰。故其文氣體恣肆。音節悲壯。起衰式靡。厥功偉焉。君子旣嘉其志潔而行高。而又未嘗不傷其命之窮也。元處士浦江吳淵穎先生。負奇才。慨然思有所建白。而不得遂。遂隱居著述。以自娛。有文集十二卷行世。後之讀其詞者。見其風華足以被蓁蕪。敷瞻足以飫虛枵。宏放足以震聾瞽。以爲文之不朽在是。而不知其上下古今。發揮經傳。取材富而寓意微。要以扶植世風。闡揚聖教爲己任。至於吳妖楚豔。春思秋悲。不令有纖毫犯其筆端。雖光焰萬丈。不知較之古人爲何如。然其命意之正。選詞之粹。求之傳集中。正未易一二覩也。歲己亥。家姪武沂都門旋里。因取先生集。相與校勘箋釋。凡兩閱寒暑而成。竊嘆先生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遇。又不幸早世。弗克一展其學。才人不遇。今古類然。然以先生高蹈明決。若此。宜其簡棄一切。乃猶汲汲爲世道人心計。不徒效夫放曠者所爲。則又今古才人之不必盡然者也。先生之文之所以不朽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嗚呼。吾嘗讀漢司馬長卿傳。非不文采爛然。綺奧可喜。然而曲終奏雅。揚子譏之。及讀揚子法言。乃盛稱莽功德何哉。後之譏今。亦猶今之譏昔矣。吾蓋因先生之文。益想見先生之爲人也。惜乎家鮮藏書。質加譴陋。搜羅未備。考訂未精。姑闕疑焉。以俟博雅之君子。康熙歲次辛丑三月。錫山王邦采書於重陽閣。

碑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於番。再遷於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國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巖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敖。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於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

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嚴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卽悉其指趣。嚴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卽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人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豈皆前迎後卻。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隣。榛篁蒙翳。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咏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旣得其情。而曲直真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夷。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廬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

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尙音。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惟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恆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蘅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袞風挾沴。血交襲。顏面壅黑。兩脛罷屣。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枉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踣贊。覺謂人曰。汪踣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於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諤。士謐。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盍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卽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刻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絢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彙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

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昂。其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瞻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實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數與時遠。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於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尙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於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爲至文。降於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皇。變化淩厲。動無方也。雲流森行。品彙咸亨。於燁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於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爲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秦華嶙峋。長河瀟沅。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前史官宋濂撰。

諡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彙。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爲。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爲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爲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蘂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爲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

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僞。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於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闢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諡曰淵穎先生。云。門人宋濂等謹議。

淵穎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
古詩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病起讀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雜題八首

胡仲申至

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十首

古屏上宮人戲嬰圖

檢故庋得故洪貴叔所書李鐵槍本末寄洪德器

景陽宮登初陽臺謁抱朴子墓

大佛寺問秦皇繫纜石

湖北岸小寺問參寥泉

戒珠寺後登叢山謁王右軍遺像

射的山龍瑞宮問陽明洞天洞蓋是禹穴

次韻胡仲申雲門紀行

觀隋王度古鏡記後題

第二卷

五言
古詩

夜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雜事

讀漢武內傳寄戴仲游

讀書

飲酒

觀齊謝玄卿五洩山遇僊記寄題五洩山寺

問五臟

觀梁四公記

小至日觀三山林靈致日經作

時儼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

方景賢回聞吳中水滂甚戲效方子清儂言
蜂分

題天台山張節婦卷

小園見園丁縛花

送鄭浚常北游京師

同喻國輔題人溫日觀蒲萄

觀莆田劉公掖垣日記後題

大食餅

樓光遠家觀宋綬景德鹵簿圖

第三卷

五言
古詩

樓光遠出示先賢圖像及漢季石本雜碑

夜聽李仲宏說廣州石門貪泉

秋日雜詩六首和黃明遠

貞女引記予所聞於蘭溪錢彥明者

送宣彥昭北赴京師

諸暨北郭潘節婦卷後題

同方子清觀管子內業

書宗忠簡公家傳及部曲記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喻東泉學道止酒自書止酒詩座右戲寄

樓彥珍北游京師予病不及往餞歲晚有懷并寄彥昭浚常

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魏公家故物予得其六紙蓋石文剝落者大半紙尾猶存蔡邕馬日

碑字

望會稽山

次定海候濤山

登岸泊道隆觀觀有金人闖海時斫柱刀跡因聽客話蓬萊山紫霞洞二首

夕泛海東尋梅岑山觀音大士洞遂登盤陀石望日出處及東霍山回過翁浦問徐偃王舊城八首
初海食

望馬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隱處

第四卷

五言
古詩

次高橋觀張循王戰處

還舍後人來問海上事詩以答之

夜讀魏伯陽參同契

送宋景濂樓彥珍二生歸里

山中人四首

脈望

寄相仲積求觀北山雪竹賦并畫卷

柳博士出示太原鬱金江陵三脊茅汝寧著草

同陳樞壽登臥龍山望海亭卻觀賈相故宅或云越大夫種墓在山上

觀姚文公集記趙江漢舊事

王淖南太山石室

病齒

浦陽舊有明月泉久而不應今乃疏道其源似頗與弦望晦朔之間相爲消長者遂作是詩
得杭州書聞虞紹宗新爲文學掾歸建安

夢巖南老人

遣兒謬初就學

送俞子琦赴鄱陽卻寄董與幾高駿良李仲羽

雨晴

夕乘月渡荆門聞

送方養心歸餘姚

簷下曝背聽客話呂安撫夏貴雜事

至杭聞胡汲仲先生沒去秋奉檄葬建昌

第五卷

七言
古詩

送鄭獻可南歸莆田寄周公甫

泰山高寄陳彥正

觀陳彥正觀景拄杖歌

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題李伯時寶津騎士校馬射圖

富春新創關將軍廟成吳子中攜卷索題

粵山白鵲陳彥理同賦

題姚文公草書杜少陵詩手軸崔仲德所藏

天台山花蕊石筆架歌

送鄭彥貞仲舒叔姪北游京師

觀淮陰襲翠巖所修古棋經

題晉劉琨雞鳴舞劍圖

題袁子仁所藏巴船出峽圖

華山仙子紫絲盛露囊歌

寒夜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客夜聞琵琶彈白翎鵲

黑海青歌

黃布幘歌

第六卷

七首
古詩

江南曲寄周公甫

鞦韆行寄趙季良時趙留京邑

荔枝行寄王善父

明月行寄傅嘉父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畫馬行

杜鵑行

瓊花引重寄方養心

昭華琯歌

白髮辭寄答陳時父

劉龍子歌

東吳行

嶺南六祖禪師菩提樹下藏髮甕子圖歌

揚子江頭遇仙行

觀秦丞相斯鄒嶧山刻石墨本碑

題永嘉唐氏清節處士卷

題唐明皇羯鼓錄後賦歌

諸暨張敬仲家有太一真人蓮葉舟及海上人槎二畫軸胡允文題予亦效作二首寄之

仙華巖麓尋釋子若空不遇

題彭雲溪南安軍新建東坡載酒堂

嶺南宜濠子解渴水歌

葉天師松陽卯山石螺子歌

梔珠伎

韓蘄王花園老卒歌

題南平王鍾傳醉搏虎圖

女殺虎行

宋度宗御書福王慶壽宮扇

夜觀古樂府詞憶故友黃明遠明遠曾作樂府考錄漢魏晉宋以來樂歌古詞

月出東林客牕上疑梅花影

第七卷 七言
古詩

寄陳生

盜發亞父塚

劉仲卿上昇歌

風雨渡揚子江

次韻姚思得

題毘陵承氏家藏古錢

白鼻騮

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

送俞觀光學正赴調京師

歲晚懷戴子壽就寄翁君授

東夷倭人小摺疊畫扇子歌

北方巫者降神歌

柳博士寄詩張如心朱仲山方壽父蓋憫鄉枌之凋瘵而嘆友道之寂寥也借韻和呈
陳彥理昨以漢石經見遺今承寄詩索石鼓文答以此作

烈婦行

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

觀唐昭陵六駿石像圖

偶閱昌國志賦得補怛洛迦山圖

題錢君輔紫芝圖

衛將軍歌聞有得漢衛青玉印者賦之

聽客話態野山徐市廟

從丞相花園入慶壽寺

次韻傳適道虎陂開舟中

方養心欲遊泰山用前韻作思仙詞復和之

新開河口同方養心望東嶽

第八卷

七言
古詩

二月六日雨書都城舊事

送楊文仲典史歸餘姚

觀唐薛調劉無雙傳戲作劉無雙歌

金華山游雙龍冰壺二洞欲往朝真洞晚不可到

韓吉父座上觀漢陽大別山禹柏圖

同吳正傳詠龔巖叟小兒高馬圖

古俠客行

寄吳正傳

婁約禪師玻璃瓶子歌秋晚寄一公

題方景賢護法寺壁枯木竹石

雙林寺觀傅大士頂相舍利及耕具故物

五洩東源有地度可十數畝後負山前則石河如帶幽篁深窈窕隱居學道者可築室偶賦一詩屬

陳彥正

讀穆天子傳

烏震古錢

第九卷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歲初喜大人回自嶺南遂攜男謬北行送之二首

吉祥寺

秋夜效梁簡文宮體二首

一笑

新得南海志觀宋季崖山事蹟

嚴陵應仲章自杭寄書至賦此答之

憶寄方子清時子清久留吳中

去歲留杭德興傅子建夢得句云龜鼉滄海賦龍馬赤文書間以語予及其鄉人董與巖山空歲晚

恍然有懷爲續此詩卻寄董

寄張子長

哭妙觀上人

寄柳博士

第十卷

七言律詩

方景賢宋景濂夜坐觀吳中雜詩遂及宣和博古圖爲賦此

溪行望故友黃明遠槐塘新墓

浦陽十景

宋景濂鄭仲舒同遊龍湫五洩予病不能往爲賦此

滄州

次韻吳正傳觀柳林罷獵

次韻吳正傳都城寒食

柳博士自太常出提舉江西儒學來訪宿山中二首

得大人書喜聞秋末自散不刺復回大都賦寄宣彥高

次韻柳博士五洩山紀遊四首

范蠡宅

寄吳正傳

觀唐沈玢續仙傳

寄喻輔國張宜之

第十一卷

五言
絕句

題畫墨梅

讀諸子二十四首

第十二卷

七言
絕句

潮州二首

題趙大年林塘秋晚圖

題李西臺真蹟

題米元暉青山白雲圖

右詩共二百六十七首

淵穎集卷一

元 吳 萊撰

清 錫山王

邦采貽六箋
繩曾武沂箋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尙書疏典注〕南方朱鳥七宿。東方蒼龍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又〕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計。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鶩鳥。以形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昂者。北方七星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故必於東南而考之。仲春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虛在西。星昂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北。昂轉而西。仲秋則火轉而西。昂轉而南。虛轉而東。鳥轉而北。仲冬則虛轉而南。昂轉而西。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方。甚簡而明。

大圓杳何極

〔易〕乾爲天。爲圓。〔說文〕天。體也。〔管子〕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呂氏春秋〕大圓在上。大矩在下。〔注〕圓。天也。矩。地也。

鼇柱屹不傾

〔列子〕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足以立四極。其後

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日月光最耀。衆星莽縱橫。周天二十八。錯絜各有名。荒哉

審厥象。晃朗

一作

每日晴。東垣青龍嶺。西園白虎甍。翺飛鳥隼狀。偃伏龜蛇精。

〔史記〕太微宮垣十星。東垣北。上相名。左掖門。西垣北。上將名。右

掖門與紫宮垣同。〔張衡靈憲〕蒼龍連蛇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隱首於後，黃龍軒轅於中，則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屈原九歌〕鸞飛兮翠曾，翺音喧。〔說文〕小飛也。紫宮自然拱。〔後漢天文志〕紫

宮天子宮。〔晉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坐。銀漢無復聲。〔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亦曰銀漢，銀河，銀漢，絳河，華漢。五行所經緯。〔晉天文志〕歲星東方木，熒惑南方火，填

星中央土，太白西方金，辰星北方水，金星一

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宮，一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宮，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日移一

度，二月移一宮，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日移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宮，二十八年一周天，水星同金星。甘石知性情。〔又〕黃帝創

幹，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泊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義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縣邈，

文辭靡傳，至於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於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師，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

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上界是官府。〔五源訣〕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神人居穆清，韓曄逞幻怪。〔韓音委〕〔詩〕

東方朔、方朔曰、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饗盛桃七枚、上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窗下有人窺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子、但務遊戲、謫在人間、或者榮感動、

威怒流機槍

〔獨異志〕吳孫休二年、有諸侯賈子羣、中有一異兒、眼光燦爛、外射諸兒、問之曰、我榮感也、將示爾三公、歸於司馬、言畢、奮身而躍、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廢、二十一年、吳平、是歸司馬也、〔漢書音義〕瑞星曰景星、妖星曰彗星、彗星、長星、

亦曰機槍、絕跡而去曰飛星、光跡相連曰流星、亦曰奔星、星光曰芒、〔晉天文志〕妖星二十有一、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殃之不盡、當爲旱飢、羣疾、五曰天機、石氏曰、雲如牛狀、甘氏本類、星末銳、或成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制、機讀如參差之、參槍音峰、照臨多芒角、躡次在縮贏、〔說文〕徐鉉曰、星之躡次、星所履行也、〔前漢天文志〕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揣摩過人料、綵繪匪世程、

伊誰駕氣

〔列子〕天積氣爾、日月星辰、亦氣之光耀者也、〔潘岳西征賦〕化一氣而甄三才、得以導九坑、〔九歌〕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昔與君兮齊、連導帝之兮九坑、〔注〕坑與岡通、九坑者、周禮職方、

氏九州之鎮山、會稽、衡、華、沂、岱、岳、無閭、霍、恆也、

想像陵倒景

〔張協七命〕承倒景而開軒、〔注〕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觀游撫厠城、〔淮南子〕掘昆崙城、以

紉賦、〔荀台嶺之可攀、亦何美乎、厠城、

虛空何宮宇、蒼莽孰節旌、毋寧秉筆際、溢此埃風征、

〔離騷〕飄玉虬以乘鸞兮、瀟埃風余上征、

凡夫本狹見、四

顧惟寰瀛

〔史記〕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自有九州、外國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夜叉冰蕩呀、羅刹炎微障、鮫女賣綃出、〔述異記〕南海之外、

續織、〔荆言〕建章進水仙鮫綃、夏天展之一室凜然、〔又〕鮫人泉客織於冰室、賣於人間、狗夫嘶筋爭、〔五代史〕契丹有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其妻皆人、能笑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妻女食熟、有中國人、

至其國。妻便逃歸。與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遣一筋。狗見其家物必啣歸。則不能追矣。
祇疑列宿質。却混殊方氓。山神對我博。刻石華山陴。（韓子）秦昭王令王施鉤梯而上華山。

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爾雅）華山爲西嶽（周官）豫州其鎮山曰華山。海神斬我畫。浪捲滄海鯨。（三齊略記）始皇於海中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

其惠。敬其神。求與相見。海神答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上人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脚隨。隨隨登岸。畫者溺於海。天神詎可識。（名畫記）

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則謫怪之狀。萬古欺瞞官。星古世有職。（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畫史吾奚評。（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祇筆和墨。一史後至。君使人視之。方盤礴解衣。袂曰。可矣。此真畫者也。

病起讀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雜題八首
（皇甫謐高士傳）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太虛無停運。萬化總一區。機鈴妙出入。（天瑞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氣質自然殊。春鳥春花豔。秋蟲秋草枯。榮華豈

我有。變滅僅須臾。彭殤何壽夭。堯跖孰賢愚。生平甘肉食。（左傳）曹刿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死骨委爲鳥。（莊子）莊子將死。門人厚葬。莊子曰。在

上爲鳥。爲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吾知形骸在。坐此力命拘。（力命篇）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通。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

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挖挖焉得已。悲哉天地爐。

〔白帖〕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二

世間豈有極。海外猶齊州。

〔湯問篇〕湯問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注〕齊州猶中國。

日月更出沒。江河却同流。夸娥追卽死。

〔又〕夸父不量力。

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

章亥步曷周。

〔淮南〕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大章。

豎亥。善行之人。螻蚋生不久。鯢鵬背吾游。

〔湯問篇〕春夏之月。有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又〕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神漢湧滋穴。

〔又〕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壑嶺。狀若鰓。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燕喜奮。

巨鯢戴

蓬邱。

〔又〕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澤之流。莫不注之。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壽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鯢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又〕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

人。鞢巾而裘。鞢。與昧同。鞢頭也。逍遙特爾分。智者善自謀。

三

黃帝居大庭。華胥嘗默存。

〔黃帝篇〕黃帝間居大庭之館。晝寢。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

其術。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穆王望西極。肆意遊崑崙。

〔周穆王篇〕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既寤。所坐猶轆轤者之處。侍御猶轆轤者之人。視其

前。則酒未清。殷未拂。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至於巨蒐氏之國。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宅。而封之。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

虛空乃不闕。

〔黃帝篇〕子

夏曰。以商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闔闔同礙。

夢覺絕無垠。

〔周穆王篇〕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

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安。

感變互起滅。精神遽飛騫。魯儒久迷錯。

〔又〕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楊氏告其父曰。

魯之君子多術藝。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之。老聃曰。汝庸知沙予之迷乎。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莫有覺者。吾之言。未必非迷。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辨人之迷哉。

周役恆嘆昏。

〔又〕周之尹氏。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

之彌勁。其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眠中喧囂呻吟。徹且息焉。

焦鹿眞未辨。

〔又〕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斃之。恐人見之也。藏諸隍中。覆之

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薪者之

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鄧君。鄧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燭龍妄相燉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日安不到。燭龍何燉。燉同燉。燉音豚。〔爾雅〕作庵。火熾也。

古莽多睡眠。〔解見上〕

阜落但步犇

〔周穆王篇〕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幻化自來往。至人寧汝論。

〔又〕老成子

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知幻化之不一。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四

世人有至巧。何者能自然。作妄出技藝。行險弄機權。孔周神劍光。

〔湯問篇〕孔周曰。吾有三劍。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

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之交。且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騫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亦焉。

假師舞倡妍。

〔又〕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

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王悅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輪之雲梯。蓋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買禽滑盪。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三年不告。執禮愈謹。秦豆乃立木爲塗。父之師曰。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

甘蠅觀螭懸。 (父) 甘蠅。古之善射者。數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

其師。紀昌者。父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昌歸臥機下。以目承車挺。二年之後。雖雉未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螳螂置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

餘物。皆丘山也。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氣鈞但一範。物化匪吾鑄。洪纖各以正。動植悉根天。公輸制雲梯。墨翟獻飛鳶。

微矣執規矩。彼夫惡得賢。

五

神巫善相人。壺子如涿灰。

(黃帝篇)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禍福。詠天如神。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丘子。壺子曰。試與來。以予視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

數矣。吾見怪焉。見涿灰焉。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向

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識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扁鵲巧發藥。

(湯問篇)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是於謀而寡於斷。齊嬰

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

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季梁病弗治。

(力命篇) 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

俞氏。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三日。盧氏。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應生受

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俄而疾自瘳。

一形苟脫落。純氣固委蛇。

(黃帝篇) 列子問關尹。

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懷。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隨火出石壁。

〔又〕趙襄子狩於中山。藉仿孺林。扇林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墟上下。衆謂鬼物。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若聲人也。襄子問奚道。

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泳珠沒淫隈。

〔又〕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諸於晉。君遊其庭者。侔於朝。商丘開窘於飢寒。因假標荷。奮之子。

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見開年老力弱。衣冠不檢。莫不賤之。擲摠挨枕。亡所不爲。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僂於戲笑。遂與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竄應。開以爲信然。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開復泳而得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莊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開往無難色。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因問其道。開曰。吾亡道。離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言之。囊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指。利害之所存也。今昉知子黨之誑我。我內藏猶慮。外矜觀聽。追昔昔日之不免溺也。怛然內熱。恍然震悸矣。水火豈可復近哉。

彼或蜩翼得。

〔又〕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授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蟬院二而不墜。則失者銷銖。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猶授之也。吾處也。若

蠶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此猶瀚鳥疑。

〔又〕海上之人。有好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瀚鳥遊。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瀚鳥舞而不下也。

中心既忱殆。外物盡坑谿。幹殼卽木葉。

〔又〕列子告尹生曰。自吾之事夫子三年。始得一眄而已。五年始一解頰而笑。七年始一引並席而坐。九年之後。而後眼如耳耳。

如鼻。鼻如口。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皮膚類嬰孩。遠矣列姑射。

〔又〕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不假不受，僇聖爲之臣。吾爲榮啓期。〔天瑞篇〕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不畏不怒，願僇爲之使。」何也？曰：吾樂甚多，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機穽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六

古人合神物，螭魅悉將迎，蟲蛾亦糜至。

〔黃帝篇〕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數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魘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氣血之類，心智不殊遠。

也。〔左傳〕羅無勇虞之通，作醫別作癘，音桐，束縛也。

鷹鵬卽旗旂。

〔黃帝篇〕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獬廌爲前驅，鷹鵬鸞鷟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介盧通異類，禽獸解音聲。

〔又〕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牧正得虎心。

〔又〕梁蔣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血氣者之性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

狙公識

狙情。

〔又〕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黠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可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

羲農狀牛蛇。

〔又〕庖羲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犬馬之德。

聖德泊無名，廉來挾犀象，暴行恣信爭，淳澆日以散，物

我兩相驚，後世自魚肉。

〔史記〕楚鄧袖言懷王曰：「秦使張儀來，王未有禮而殺儀，秦必攻楚。」秦誦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

傷茲橫目氓。

〔莊子〕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注〕橫目，言人

也。人之日。
橫生於面。

七

大道無輻曲。多岐竟亡羊。

（說符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成然

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窮通偶然值。倚伏焉可防。

（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枯梧元若險。

（說符篇）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樹下。祥遽而伐之。鄰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說。曰。

鄰父徒欲爲薪。而致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白犢詎非祥。

（又）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應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自其牛。又復生白犢。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自。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復。

棄車儒著盜。

（又）牛缺者。土地之大儒也。下之郢。郢。遇盜於糶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

步而去。視之。默然。無憂忪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

陰鼠俠攻侶。

（又）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

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鰭魚而笑。飛鳶滴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遂聚衆積兵。以攻虞氏。滅其家。

情欲心不滅。宦婚迭相攘。君

臣道未息。服食竟舛亡。

（楊朱篇）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日眩疑狐貉。芹泉勝肉梁。

（又）宋國有田夫。常衣繒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

之有廣廈陳室、綿纈、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喧，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皆人有美，或菽甘、菜葷、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置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宜哉爰旌曰：喀喀死路

傍。〔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日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餽之。爰旌曰：三餽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曰：日，譴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用喀喀然，遂伏而死。喀喀者，歐吐聲。

八

此日忽過隙，居人恆鮮歡，毫毛悉爲我，體節欲求完。

〔楊朱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弗應。禽子用語孟孫

陽，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善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則吾言當矣。

大盜竊名爵，小廉捨豆箚，能魚徒兩得，利義肯兼安。馬醫自不辱。

〔說符篇〕齊

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取也，衆莫之與。逢適田氏之廢，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

燕技無庸干。

〔又〕宋有闕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

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已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乎？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攬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闕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時勢苟

未至，事功良獨難。蕭條白麻履，慘淡青蘇冠。長嘯答鳴鶴，北風江水寒。

胡仲申至

自子與子別三載不幾見白雲日高飛恍若覩子面我病久不出衡門寄幽負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子來尙子思

嶺路踏蒼苔當軒坐甫定笑語起我倦新文十餘篇筆墨擅百鍊口傳發秦壁

〔今文尙書序〕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同周四代之典刪取善者

著爲百篇及秦焚書有九世孫孔惠與濟南伏生各藏其本於家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晁錯往受之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竹簡繫晉龔

〔晉書東晉傳〕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

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以今文寫之晉在著作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是曰汲冢書竄讀同釧穿壁也

考論無差爽風雅有正變世儒弄俗學雅曲極焚街

羣羊雖冒虎草悅豺則戰

〔揚子法言〕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誰其制橫潰或者瘳瞑眩牛毛獨不多麟角時一現

〔北史文苑傳序〕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朝廷方太平炎海忽馳箭

〔杜市詩〕青海無傳箭〔注〕胡人起兵以傳箭爲號或曰守城者更夜傳箭以警睡〔張衡賦〕箭馳風疾

人材需更急巖谷遑乘

傳

〔前漢高帝紀〕田橫乘傳詣維陽〔注〕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單馬謂人驛騎

終然務涵蓄可以待推薦問子古丈夫何人久貧賤首蛾

遠遊冠。

〔後漢輿服志〕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雙眼爛如電。

〔世說〕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裴楷曰王安豐眼爛爛如若下電。

西上石頭城大江

流一線。

〔江寧府志〕府治西據石頭山爲城一名上塢城歷代用以積貯諸葛亮使建業曰石頭虎踞王業之根基勸孫權都之始因山加甃爲城因江爲池最稱險固〔李白詩〕石頭巉巖稱虎踞臨江欲渡滄波去。

袖中羽獵賦

雲氣擁宮殿。

〔前漢揚雄傳〕孝成帝羽獵雄從以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畝遊觀修靡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京臺因校獵賦以風。

燕山去子咫萬里障冰霰。

〔史記〕正義召公始封蓋在北平

無終縣以燕山爲首〔北盟會編〕宋高宗改燕京爲燕山府。

壯哉子此志我喜手脚旋。

〔杜甫詩〕故人情義晚誰似令我手足輕欲旋。

撫劍爲子歌張燈趣子宴俄其送

子歸贈子端溪硯。

〔高氏硯箋〕端山即斧柯山在大江南與靈羊峽對山峻峙壁立下除潮水江之涓山行三四里即硯巖先至者下巖巖中水未嘗涸下巖之上曰中巖中巖之上曰上巖自上巖轉曰龍巖唐取硯處下巖得石既勝此不復

取○余族父文安博雅士也喜涉獵諸子百家嘗走齊梁燕趙間無所遇寄情石耕一硯甫就人爭購之作說硯詞十閱云端溪硯遠自嶺南來穴洞取材經險隘鑿山開道費紆迴容易到書齋端溪硯辨識莫朦朧岩內更須分上下洞中還要別西東優劣過難同端溪硯上品定何如賦潤十分同軟玉酥融一片比凝脂明淨略無疵端溪硯佳處識青花激灑晴波浮荇藻微茫碧落映雲霞活潑更鮮華端溪硯色目亦多般淡紫羊肝鸛鵲眼暈紅馬尾鷓鴣斑蕉白淺深間端溪硯試扣若無聲渾樸自然成不訥柔嘉豈合作金鳴最忌響錚錚端溪硯瑜處恨多瑕火焰當心終是累黃龍滿面亦非佳夾鐵更包砂端溪硯眞賞幾人傳認眼易訛三水石求全多買半邊巖茫勝亦朝天端溪硯利用得精良運籌快速膠漆友濡毫疑入水雲鄉樂事在文房端溪硯做古英輕裁鏤葉雕華囁俗樣鐫龍刻鳳敗良材廣製石之災簡括明析較勝硯譜硯箋等書余嘗欲請詳註卒卒未果迨老而力倦不復自引錯有別硯詩四章託物寓意情文相生讀者咸爲嘆息其詩曰片石差堪語師心偶自攻倦來從作綴興至或磨礱樂此竟成癖因之能固窮太平應食力無忝伐檀風即器可觀

道吾茲索解人切礪同益友磨琢比修身美玉豈終韞良材寧炫真但留堅自在何患得潛磷老大艱生事吾衰歸自傷學書曾孔服投筆未戎行計拙荒三徑才疎寄一長東鄰歎貧女常作嫁衣裳我亦何爲者栖栖久此中壯懷消刻格小技恥雕蟲受迫豈能事強爲唯賤工舍旃成一笑側目送歸鴻茲備錄焉既可

行行恐自今宛轉異鄉縣天霜被四野老馬困蒿藪

（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

然有頃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放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歸心焉

（爾雅）蒿藪（注）今人呼青蒿或音牽去聲聖人猶待時中道匪狂狷

蠶魚不負子

（爾雅）蠶白魚（注）衣書中蠶（常食詩）蠶潤冰文繭香消蠶字魚

籤架三萬卷

（舊唐書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經庫用紅牙籤史庫用綠牙籤子庫用碧牙籤集庫用白牙籤（韓愈詩）

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蔡邕文磊落載其腹

我豈特競徒東勞復西驚

（梁武帝歌）東飛伯勞西飛鸞黃姑織女時相見

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十首

二

我病三月久問言此何時山林日搖落草木欲變衰忽來臨青鏡何故摘白髭千里復萬里遠哉鴻雁期

去年憶吾父驕客在廣州

今屬廣東省

今年憶吾父官屬大長秋

（前漢百官表）景帝更將行爲大長秋（注）將行秦官名秋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

漢宮戒服

御周典進膳羞惜茲不得去目斷五城樓

（前漢郊祀志）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如方名曰明年（十洲記）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

里城上安金盞
所玉樓十二所

三

西風吹梧桐。一葉兩葉積。故書翻有塵。雄劍掛在壁。

（烈士傳）干將爲管君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雌雄。以雌獻。留其雄者。謂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君若

覺殺吾。爾生男以告之。及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所南山之松。得劍。欲往刺之。管君購求甚急。鼻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乃刎首以奉管君。客令鑊煮之。三日三夜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劍倚擬君。君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曰三王塚。（益部耆舊傳）趙璋好遊俠。有亭長辱之。璋乃嘆曰。吾無大志。故爲人所輕。乃解劍掛壁曰。不乘驄馬車。不復佩劍也。

時非合窮困。事到卽輝赫。除卻雙鹿行。門前少人

跡。

四

故人兩三人。江北久羈旅。尋香古徑風。步履修廊雨。蓴鱸最有味。

（晉書）齊王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

能羈寄數千里。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問取。人謂見機。

稻蟹紛難數。

（酉陽雜俎）蟹八月。腹內有芒。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輪與海神未輪不可食。

我欲往從之。蠻潮正掀舞。

悠悠秋夜長。夢覺秋月霽。有材寧及人。無學敢求蛻。

〔荀子〕君子之學如蛻。蛻然遺之。無留善。無宿問。〔注〕如蟬蛻也。蟬與蛻同。蛻舒芮切。〔十六國春秋〕南海太守袁宏。見單道開

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在。宏曰。法師正當如蟬蛻耳。

揮來河水絃。削作泰山礪。

〔注〕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高山。少頃之間。志在流水。子期復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

絃。終身不復鼓。

吁嗟祁孔賓。得失毫髮際。

〔晉書〕祁嘉清貧好學。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間。甚苦不可語。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

六

士欲知自重。今人猶古人。馬卿志封禪。

〔前漢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

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患奏馬。天子異之。

揚子述美新。

〔綱目〕揚雄仕王莽。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注〕劇。甚也。以秦皇無道爲甚。而美莽之功德也。莽國

號曰新。當時文字間。萬世寵辱伸。董京不可作。愁絕麟乎麟。

〔晉書〕董京字威辮。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時乞於市後道。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唯一石竹子。

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質。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通世以存真。

七

北山有古寺。修竹炎天涼。蛟龍踞兩澗。鶴鶴鳴層岡。心臺月照白。

〔傳燈錄〕五祖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假

有塵 鼻觀烟通香。〔楞嚴經〕世尊教我及拘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煙。

可思未可到。詠此招隱章。

〔文選注〕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淮南王安好士。八公

之徒。咸慕其德。各錫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猶詩之有大小雅也。

八

陳生愛神仙。百日常病十。手攀琪樹枝。

〔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及玉樹。琪樹。琅玕樹。

口誦蕊珠笈。

〔黃庭內景經〕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宸君。問居蕊珠作七言。

〔秘要經〕仙宮中有寥陽之殿。蕊珠之闕。翠櫻之房。道君在中說經。

山衣縱橫披。石廩偃僂人。

〔御覽〕歙縣圖經〕昔有人到浮丘公仙壇。忽見樓臺煥然。樓前有蓮花池。左右有鹽積米積。遂歸。引村人上。取了不知其處所。

何如一尊酒。自解憂思集。

九

自來閑作詩。瘦島與窮郊。

〔詩話〕張文潛云。唐詩人多窮。賈島爲甚。孟郊詩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

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郊中常苦寒。孟氏薪米自足。島則俱無也。故云郊寒島瘦。

梁肉窮或潛榛茅。水流苔間石。花亞竹外梢。聖恩總灰滅。何苦發笑嘲。

十

往者東入海。

〔按〕先生集中有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飄然任所如。大風戕波浪。飛雪洒舳艫。壯志昔尙少。狂遊今併無。誓登磐

陀石。

〔按〕先生由東山水古蹟記。盤陀石山。巖怪益高。巖石如坪。東望寶窟。想像高麗日東界。如在雲霧蒼茫中。日初出。大如米甕。海盡赤。

重望扶桑墟。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

皆如桑。又有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注〕即日出處。

古屏上宮人戲嬰圖

我愛古宮掖。崑崙凌碧空。美人拂日起。殘月愁簾櫳。小鬟捧香立。飄作烟霧濛。弄嬰偶一笑。舞鶴遽來同。新花正炫晝。側手碎繁紅。亦有雙蛺蝶。踉蹌撲深叢。豈其聖賢書。行墨曾未通。儼然袍笏具。意氣早稱雄。云胡歎汝內。但取華厥躬。鹿凝孔鸞扇。

〔嶺南異物志〕探孔雀金翠毛。裝爲扇拂。〔古詩〕綾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入烟霧。

繡蹙鸞鵲籠。

〔松窗錄〕明皇時以

林邑國進白鸞。鸞。慧利異常。因暇日以金籠飾之。〔鸞鵲賦〕閉以雕籠。

紛紜爭旗鼓。出入雜冠童。凡諸戲玩物。色色各論功。太平忽已久。天地迴春

風。能羣禮序雁。

〔記〕三年視敬業樂羣。〔文〕兄之商雁行。

絕如詩歌蟲。

〔詩序〕蟲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常嗟汝齒壯。得不苦乃公。却令十六院。

〔大業雜記〕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內造十六院。延光。明彩。合香。承華。凝暉。曜景。飛英。流芳。耀儀。結綺。百福。善長春。永樂。清暑。明德。屈曲周繞。龍鱗渠。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

弗及少從戎。

〔通鑑〕隋大業十一年。帝巡北邊。始畢可汗

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車駕馳入雁門。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唐公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

心知一以病。鼻息徒長虹。

〔蘇軾詩〕鼻息如長虹。

世故多變易。家居

果癡

〔通鑑〕唐代宗曰：不癡不聲，做不得家翁。

惜哉歲月老，千里吹蒿蓬。爲撫腰下玦，烏啼洛城東。

〔杜甫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云：腰下寶

映青瑤，可憐。

王孫泣路隅。

檢故度得故洪貴叔所書李鐵槍本末寄洪德器

〔按宋史〕李全，澠州北海農家子，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寧宗嘉定七年，金主遷汴，全聚衆抄掠山東。時楊安兒敗，其妹四娘子、狻

悍善騎射，衆尙萬餘。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夫。襲金青莒州，取之，率衆來歸。詔以全爲東路總管，又襲泗州，不克。又襲東平，尋還楚州，并將忠義水軍，有輕朝廷心。旋復泗州，又入青州，據之，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攻邳州，不克。復還青州。理宗寶慶元年，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又攻恩州，遣劉慶福還楚州爲亂，劫殺淮東制置使許國。蒙古圍全於青州，全降蒙古。徵時青往楚州，盡戮全餘黨。全知之，慟哭，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誓南還，必叛蒙古。授全爲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紹定三年，以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自還楚州，即募人爲兵。習水戰，時試舟於射陽湖，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饋糧，因以貨貨輸蒙古。全糧麥，舟過鹽城，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擄鹽城，入城據之，旋遣將守之。而自還楚州，以狀白於宋朝，乃授全節鉞，全不受。後遣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將朝廷遺餉，自輸入鹹城贖衆。時士大夫皆策全必反，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討，全突至揚州，葵等力戰，大敗之。全從數十騎，北走趨新塘，騎皆陷淖中。葵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刺之，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范葵復攻鹽城，大破之。全妻楊氏，謂其下曰：二十

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時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黨盡降。淮南平。

天地昔未一。湖南遂分疆。

〔按宋史〕高宗紹興十一年和議成。以淮水爲界。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淮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

中原久喪

亂。白刃皎如霜。李全本蠲強。

〔前漢陸賈傳〕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又〕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加強於此。〔又〕伍被傳〕加強江淮間。

手挾但鐵槍。山東數十城。叱作古

戰場。茫然卽斷指。設誓如封羊。

〔易〕土。則羊無血。

一朝與旌節。

〔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闕六轟。〔車服志〕大將出。賜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

龍。首飾緋幡。紫纒爲袞。油囊爲表。節重

正面將假干。

〔史記〕漢四年。韓信擊殺。楚將龍且。齊王廣亡走。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漢

王大怒。張良。陳平。蹕足言。語曰。漢方不利。寧能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

爲守。不然。變生。漢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遂立信爲齊王。

云何引盜賊。遽爾升堂陞。

〔前漢胡建傳〕諸校列坐堂陞

〔注〕居無壁曰陞。

豈其弱能立。當彼驕則亡。日落山海暗。羣龍血元貴。

〔易〕見羣龍無首。〔又〕龍戰於野。其血元黃。

陳安偶從晉。

〔十六國春秋〕陳安字處侯。成

紀平康人也。遇晉室喪亂。遂西結司馬賓。驍壯果毅。仕晉南陽王模帳下。都尉模之敗也。安歸模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統騎

侯景徒

禍梁。

〔梁書〕武帝太清元年正月。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二月。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爲河南王。二年。景反。帝遣

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三年。以侯景爲大丞相。與之盟。勅止援軍。三月。景陷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

於人欲使詐。在國須謀長。

〔書〕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大福豈无妄。

〔易〕无妄之福。

佳兵終不祥。

〔老子〕夫佳兵不祥之器。〔注〕佳猶弄也。

誰令送死處。竟以抱甲價。漢盤忽已折。

〔漢武故事〕帝作銅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述異志〕魏

明帝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置前殿。宮官既折盤。臨行淚下。〔按〕唐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

周鼎那能常。

〔左傳〕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史記〕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

出周鼎。使千人入水求之。不得。

吁茲撫傷墨。我涕徒爲滂。

〔詩〕涕泗滂沱。

俛仰千古意。悲風嘯枯桑。

〔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景陽宮登初陽臺。謁抱朴子墓。

〔名勝志〕大佛寺之西。爲錦塢。爲初陽臺。在杭州錢塘縣西北。〔又〕葛嶺在西湖之北。寶雲山西。上有葛仙家。即稚川也。

人生擾擾間。頗覺天地窄。我憶抱朴子。高臺睨空碧。初陽出山上。照破萬古石。丹光動鼎鑪。霧氣浮冠鳥。

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

〔晉書本傳〕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所著書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老衰及病瘦。辛苦爲

形役。豈伊鳳鸞姿。終以狐兔宅。尸解本無形。

〔又〕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肉飛寧復跡。

〔極言篇〕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

鄭君曾有

傳。〔本傳〕洪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遐覽篇〕抱朴子曰。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聖極彌高耳。

勾漏恍所歷。

〔本傳〕洪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

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

稚子倘可問。稚川特未隔。

〔宣室志〕浮屠氏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及玄宗幸蜀。即遁入太白山。有道士喬君謂之曰。師神骨孤秀。當遊遊仙都。虛曰。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喬君曰。仙都甚近。但歸食

於商山逆旅中遇棹子魄焉。或有問師所詣者。第言願游稚川。棹子當導師而去矣。及祿山敗。虛即往商山。備甘美以候。遇棹子百餘。俱食畢而去。虛謂高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棹子年甚少。謂虛曰。吾師安所詣乎。虛曰。願遊稚川。棹子驚曰。稚川仙庭。安得至乎。虛懇之。於是棹子與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其負巨石。實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謐。真神仙都也。〔注〕棹音奉。即荷竹。乘而販者。幽林來魍魎。缺井守蜥蜴。神仙果何人。海岳長戲劇。世傳老聃死。〔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

之衰。適遼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張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

吾謂方朔謫。

〔李白詩〕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

虛墳誰所爲。怪樹獨悲激。

滿前湖與山。秋色落几席。因茲些爾魂。

〔按〕宋玉招魂章用些。音梭。挽歌聲。

目送雲邊翾。

大佛寺問秦皇繫纜石

〔輿地紀勝〕繫纜石在西湖。〔武林山記〕白錢塘門至秦皇繫船石。俗呼爲西石頭也。

手撫一片石。昔爲滄海漣。始皇或繫纜。萬里浩無津。蓬萊不可到。

蓬萊解見泰山高。

弱水空颿輪。

〔山海經〕弱水在西海。不能負一羽。〔集

仙錄〕王母居崑丘。非颿輪不可到。

徐生忽以去。方士先避秦。

〔仙傳拾遺〕徐福。字君房。秦始皇聞東海中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始皇乃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

童男

繼童女。五穀雜貨珍。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民。非惟長年藥。永隔戰馬塵。人君卻未悟。望望轉東巡。山鬼

覺將死。

〔史記〕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燈遮使者曰：「爲吾道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故，忽不見，置其燈去，使者奉燈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

海魚祠作神。

〔解見秦侯〕

生奉圖籙，譏諫極所陳。

〔史記〕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美門高誓，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又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專任獄吏，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食於權勢，如此未可爲求仙藥，乃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皆阬之咸陽。

竟沈淪。

〔二語解見盜發亞父塚〕

惜茲噬不遠，遺跡留千春。經營大屋覆，刻斲青蓮身。

〔蘇軾詩〕紺宇出青蓮。

漢唐幾英主，覆轍猶爾

遵。我恐石有語，神仙多誤人。

〔左傳〕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譌焉。」

湖北岸小寺問參寥泉

〔名勝志〕葛嶺在西湖之北，嶺上有智果寺，寺有參寥泉。蘇東坡記略云：「僕在黃州，夢參寥子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守錢塘，而參寥子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

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自孤山來，謁參寥子汲

泉，鑽火烹茶，而所夢兆於七年之前，因名參寥泉。

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湛如玉，巖骨旱不枯。粵從參寥鑿，得與蓋壤俱。東坡或茗宴，西嶺猶松筍。

人誰問詩侶，世頗笑酪奴。

〔魏錄〕琅邪王肅，昔仕南朝，好著飲鰱魚羹，及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子之宗，魚水族之長，羊比魯齊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伽藍記〕彭城王勰嘗戲謂王肅曰：「卿不

重齊魯大邦。而愛鄉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總復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鄉莒之殽。亦有酪奴。因號者飲爲酪奴。

瓦甃縱然在。

（易）井甃无咎。

木瓢知已無。

（逸士傳）許由手捧水飲。人造一瓢。飲訖。掛木上。

風吹溼渥有聲。山以爲煩。去之。

汲古宜汲深。塵心非轆轤。

（杜甫詩）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昭明太子詩）銀牀鑿轆轤。注）轆轤井上汲水圓轉木。通作鹿盧。

別禪勝別味。俗舌空

醍醐。

（廣語）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維摩經）離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靈泉記）噴若玉寶。泄爲瑤池。淨如醍醐。瑩若琉璃。

老僧久不識。香地冷

宿直。

地音寫說。文燭矣也。

卓哉郡太守。遺像擁眉鬚。閑來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尙持金芙蓉。

（李白詩）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

便踏

赤鯁魚。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善鼓琴。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當潔齋待我於水傍。果乘赤鯁來出。留月餘。復入水去。西陽雜俎）唐韋捕魚得鯉。即放號赤鯁公。輒殺者抵罪。以譏言鯁爲李也。

戒珠寺後登戴山謁王右軍遺像

（名勝志）戴山在臥龍山東北三里許。山少木。多產戴。越王句踐嘗採食之。晉王羲之故宅在山南。或曰其別業。前有鵝池。後右軍捨宅爲戒珠寺。今在浙江紹興府

會稽縣。

小立天地窄。前登萬山阻。越王探戴處。秋綠空榛莽。古祠復何人。遺像寄梵宇。柳老題扇橋。荷香弄鵝浦。

（又）右軍性好鵝。所在穿池滌澗。其傍必有牧鵝之所。戴山之南其一也。山下有題扇橋。右軍嘗在此。見一老姥持賣六角竹扇。右軍書其扇各五字。姥初有慍色。及持去。人競買之。他日又持扇求書。右軍笑而不答。

典午當衰亂。

（晉史論）典

午不競。〔注〕 神州渺淮楚。

〔晉書桓溫傳〕溫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經略欲馳兵，保障期按堵。

〔紀事本末〕永和七年，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

姦溫多大志。

〔桓溫傳〕溫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嘗行經王敦墓，望之

曰：「可人可人。」
其心迹若是。 誕浩卻浪許。

〔殷浩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護軍

曾參綜，賤疏極心膂，廟謀不可勝，野戰徒爭武，內外未協和，英雄豈豪舉。

〔王羲之傳〕羲之少有美譽，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

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雅重之，勸使應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曾務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同，與浩書以說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勸以還保長江。又與會稽王彪，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令

泗口聊進屯，譙城遽犇汴。

〔殷浩傳〕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姚襄反。浩懼

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

事勢日趨異，朝廷孰撐拄，去官寧忤違，誓墓獨酸苦。

〔王羲之傳〕王述，少有名譽，與羲

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嘆，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邇。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

父子但法書，功勳總塵土。

〔又〕羲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廩，置左右以觀之。

青細每收拾，綵

筆餘圖譜草隸俱入妙雲龍競掀舞

〔又〕義之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崔蔡須抗行

〔王僧虔答錄古來能書人名〕崔瑗漢濟北相善草書王子敬云

極似張伯英瑗子實亦能草書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

羊殷特奴虜

〔庾肩吾書評〕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殷鈞頗耽愛好終得肩隨

一鷺或有識

〔蘇軾詩〕嗟我久闕筆不書紙尾鷺〔注〕法帖中有王氏

一帖最後大書一鷺字相傳此帖之珍所辭至五十餘萬云

野鷺紛難數

〔南史王僧虔傳〕庾翼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內外宗尙翼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厭家雞愛野鷺

平生破布被謾以指畫

肚〔魏書〕鍾繇曰吾學書三十年坐則畫地臥則畫被致穿墨數

起扣故墨池長鯢戰風雨

射的山龍瑞宮問陽明洞天洞蓋是禹穴

〔名勝志〕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名西有石室名爲射堂〔又〕史記太史公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注曰禹至會稽囚葬焉上有孔穴

民間云禹人此穴按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之會稽宛委山今里人即以陽明洞爲禹穴楊慎云在蜀韓愈詩常聞禹穴奇東去穿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則禹穴不可定名久矣陽明洞傍有石刻龍瑞山記云黃帝建候神館宋尙書孔靈產入道奏改懷仙館唐開元初勅葉天師醮龍改龍瑞宮今屬浙江紹興府

意行得古洞忽到陽明天人傳是禹穴愧我匪史遷上摩青冥出湧作芙蓉巔下開巨石窟鬱以藤蘿纏

自昔乘四載於茲理百川

〔書〕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注〕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樑也

岳瀆通脉絡蛟螭被拘攣眞長或可待宛委空

風烟。

〔名勝志〕宛委山上有石壁立干雲，升者累梯而上。

衣冠竟一空，簡札猶遺編。

〔嘉泰志〕會稽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向而下，下有窆石，相傳此正禹葬處，其窆石高丈許，狀如秤錘，上有古隸，不可讀。

間後百世，龍鬼巧相擬。

〔晉書〕浮屠相擬，擬音糧。〔廣韻〕和也。〔增韻〕又引也。

安能洗滌盡，卻見鴻荒前。惜哉不可及，恐此復偶然。黃庭

或祕景，絳府尙靈仙。

〔遁甲開山圖〕禹治水至會稽，宿衡嶺，宛委之神。秦玉璽書十二卷，禹開之，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

精英倚怪木，狡獪戲神泉。無論鳳文鳥，肯

降狐鳥筵。

〔漢武內傳〕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襜褕，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髮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蘊，容顏絕世，眞靈人也。又上元夫人曰：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

於蟪蛄之窟，容虛之靈，而詣狐鳥之筵。

長嘯望天末，白雲年復年。

次韻胡仲申雲門紀行

〔十道志〕紹興府東城門曰雷門，雷門上有大鼓，聲聞百里。晉孫恩之亂，軍入砍破有雙鶴飛出，遂不鳴，後以王獻之宅五色雲見，因改爲五雲門。

會稽多名山。

〔山海經〕會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鐵石，勺水出焉。〔輿地志〕一名衡山。〔按〕志在城東南十二里。

乘興我欲去，忽攜一日糧，使踏青蘿路，前峯

如鴻鵠，後嶺類鵠舉。吾知杖藜間，肯負鞋襪句。

〔杜甫詩〕青鞋布襪從此始。

有湖但一曲，天影餘秋宇。

〔郡國志〕石帆山，北臨太湖，水深不測，傳與

海通，其源出會稽之五雲鄉。〔名勝志〕鏡湖在會稽城南三里，一名鑑湖，唐玄宗賜秘書監賀知章，鑑湖一曲又名賀監湖。

有徑曾載樵，石齒亂蓬午。

〔又〕六朝時山陰朱百年攜妻孔氏入秦望山，以伐薪採若爲業，時以薪若

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人稍怪之，積久，知爲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

紺花吹澹香，琪樹動幽幕。何哉廊落洞，得不精靈聚。長吟空人我，曠

視渺今古。候神軒幘久，藏簡苑委莫。

三語解見射的山

老簷雲倚龍，丹甃雪凝乳。詩亭了如初。

（名勝志）雲門山，在秦望山南，晉王獻之居此，有

山筆塚將化土。

（尚書故實）僧智永，有舊筆頭數石，置之號退筆塚。

閑挑苦窟泉，靜爇柏爐燐。荒涼相劍客。

（越絕書）越王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召

而示之。

錯寞賣扇婢。

（見飛瓊）

紛其塵跡改，恍爾烟霏護。起追千載懷，高縱太遐步。私嗟句踐世，保國深且阻。膽

薪苦或嘗，犀練勇如赴。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吳越春秋）越王臥薪嘗膽，欲報吳，練解詳見後明月行。

復疑始皇時，刻頌岑絕處。鮑

臭尙求僊，蛇妖徒泣姬。

（水經注）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史記）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李斯祕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百官奏事如故，會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求僊詳見秦山高。前漢書）高祖

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行數里，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哭，問之，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

沈埋九寶鼎。

解見李鐵槍本末。笑傲兩芒屨，交予支道林。侶我許

玄度。

（世說）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按）志亭在紹興府常禧門外，今地名白樓堰。

興亡鳥呼風，富貴鬼嘯雨。穢墟幸有遭，盤

谷誰爭所。

（按）韓愈集，有送李愿歸盤谷序。

行從質簪徑。

（宋之問）泛鏡湖南溪詩）查嶂開天小，叢筍夾路迷。

坐泊菡萏浦。

（李白詩）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

白鶴杳未焚。

〔會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

紫騮驕可伍

〔李白採蓮曲〕若耶溪畔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躊躇空斷腸

搜奇

本自茲濟勝吾已屢

〔世說〕許儼好遊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非徒有勝情且有濟勝之具

秦崦或西枝

〔按〕杜甫集有赤谷西崦人家及西枝郭尋置草堂地詩〔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黃

鶴注〕西枝郭在秦近郭

郢江猶北渚

〔水經〕江水又東逕郢城南〔九歌〕鼉鼓驚兮江皋久弭節兮北渚

鏡虛忘往來輪轉繫成住平生幾心期終夜眞夢語

桂樛方招隱

〔文選〕劉安招隱士詩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樛

芝葢不藥痼身尤出處難地以窮通悟一日須見羅

〔淮南子〕一

日之羅不可以得鳥

四鍬竟如樹

〔詩〕四鍬如樹推材宜鄉里選德固庠序修名實之賓

〔莊子〕名者實之賓也慎動靜有主

〔老子〕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人思佛可佞

〔晉書〕何充與弟準崇修佛寺靡費巨億於時鄉情與弟曇奉天師道謝萬云二鄉謂道二何佞佛

我謂儒非腐

〔史記〕高帝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山岳何屹然

事功急先務執輿且周流沮溺卻問渡信茲我孔孟直不老鄒魯遠游吾爾俱滄海極東涯

觀隋王度古鏡記

〔古鏡記〕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

王家有古鏡軒氏昔鑄成

〔又〕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

太一來護治

〔前漢書〕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注〕太一者天地未

分混沌。玄冥與儲精。〔類苑〕天寶三載揚州進水心鏡一面，背有盤龍如生，進鏡官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之元氣。

〔小童名玄冥，謂龍曰：〕老人解造真龍鏡，遂令玄冥入爐所，隔戶三日，夜失二人所在。爐前獲一素書，呂叩遂移爐於揚子江心，以五月五日午時鑄之，後大旱，召葉法善祠鏡龍，忽龍口有白氣，須臾滿殿，其雨如注。

日月鍾璀璨，龜蛇助威靈。萬靈吐真水，全體洞泰清。綵禽出未

半，冰片弄光晶。寶匣收不動，玉鱗聞响聲。

〔古鏡記〕大業九年冬，度持節河北道開倉賑飢，百姓流疫，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數十口遇疾，度憫之，齎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

鏡皆驚起，云：見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即時熱定，至曉並愈。於是令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匣中鏡自鳴，聲甚微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謂度曰：『昨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某曰：『我鏡精也，名曰紫珍，背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無爲我苦。』

有身尙變化，無翼欲飛行。恍然百世後，流落汾陰城。高士觀卽賞。

〔又〕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

文畫，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

胡僧識還驚。

〔又〕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胡僧行乞而至，度弟勸出見之，登其神彩不俗，邀入具食，坐語良久，胡僧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

也。勸曰：何以知之？僧曰：『曾道頗識寶氣，宅上有碧光連日，終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嘆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肺腑，所恨卒無藥耳。』

金

鉢拭膏澤，絳瑯穿屋楹。牆垣照可徹，臟腑爛能縈。

解俱見上。

涕泣念鸚鵡。

〔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甚端麗，名鸚鵡，度既稅駕，將白去，不敢

住，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口，汝先自斃，然後變形，婢再拜，自陳云：『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子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主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盡醉而終，度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

與宴諸婢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吝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嘆。

悲酸逢豹生

（又）度奉詔撰周車，欲爲蘇綽立傳，度有奴曰豹生，年七十，本蘇氏部曲。

見度傳草，悲不自勝，問其故，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臨亡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第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者。蘇公自縊布卦訖，曰：我死十餘年，當失此鏡。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人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豹生言訖涕泣，問蘇氏果如豹生之言。一朝忽屏跡，六幕黯不明。大業

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繼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狐狸遞隱現，魍魎莽縱橫。皮膚峻刮削，骨髓窮敲榜。雷風儻有作，

厲虐敢紛更。嗟吾幸居山，猿鹿與我爭。嗟吾願渡海，蛟鰐恐並迎。楊氏雀環在，張公龍劍并。

（又）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

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甚困，取置巾箱中，養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過室，數日乃去。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爲鳴，皇所擇。君拯濟，今當使南海，不得復往，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於此遂絕。寶生愛，寶生乘，乘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晉書）雷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得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遣使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愛之，常置座側。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疑。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因茲訪洞穴，得不振冠纓。

